

文化思考

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人民史观”

□屈俐呐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以独特的动画艺术形式，描绘了一群底层小妖怪的生活与成长。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人民力量觉醒与奋斗精神，将人民史观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具象表达，形成了深刻的理论契合。

小妖怪们的奋斗、觉醒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具象化契合。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真正的英雄。《浪浪山小妖怪》将传统西游叙事中的“天命主角”退为模糊背景，而把传统中“背景板”“反派工具人”的浪浪山小妖，作为故事的绝对核心。这种历史书写的权力发生了根本性转移，恰恰契合人民史观对“人民”的界定：人民不是“少数精英”，而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

作为主角的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和猩猩怪，均是底层群体，它们的日常劳作，如砍柴、刷锅、捡羽毛等劳动成果，直接支撑了大王、熊教头这些浪浪山上层的目标，是浪浪山“统治秩序”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当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劳动过程违背自身意愿时，劳动会异化为“压迫人的工具”。浪浪山小妖怪的劳动实践，正是“异化劳动”的典型写照，却也从侧面印证了“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真理。新时代人民史观强调“让人民成为劳动的主人”，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异化——让劳动成果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而非少数人的私利。

也正是这些既无神通、也无权力的底层群体，以自己的行动改变着故事的

走向。面对大王的压迫和“吃人”计划，它们决定组成“草根取经团”，踏上冒充“唐僧师徒”取经的冒险之旅，展现了底层群体并非被动接受命运，而是在困境中产生改变现状的意识。这种觉醒是推动“浪浪山叙事”走向转折的关键。在取经途中面对白毛老鼠精时，它们冷静思考想出应对策略；在“小雷音寺”骗局被识破陷入绝境后，它们没有放弃，而是齐心协力寻找出路，最终战胜强大的黄眉老佛。

这一系列奋斗过程，充分展现出小妖怪们作为故事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如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并非历史的“被动接受者”，当旧的社会结构、统治秩序压抑其合理诉求时，人民群众会通过觉醒、抗争、团结，推动社会向更公平、更进步的方向变革，凸显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作用。正如新时代人民史观中强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为争取权益的联合斗争，还是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到尖端科技研发，从文化艺术创作到社会基层治理，人民群众始终是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主体，他们就像电影里小妖怪们用奋斗与觉醒改写了在浪浪山的命运轨迹一样，推动着人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小妖怪们的需求不断转变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象化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展需聚焦人民的现实需求，这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就业保障，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尊严、正义、自我实现。

在《浪浪山小妖怪》里，小猪妖努力砍柴、刷锅、做箭，为的是获得大王承诺的“赏钱”和“一顿饱饭”；对妈妈说“大王说抓到

唐僧后，每人能分一根肉丝”，这句简单话语背后是底层群体对“温饱”的基本渴望。当试图通过完成“抓唐僧”的任务获得大王认可，幻想“成精”后摆脱底层劳作，却因“表现出色”被判死刑的情况下，它与蛤蟆精为了活命，决定假扮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希望通过吃到唐僧肉来实现长生不老，此时的需求主要是出于对生存本能的追求。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物质保证是满足生活底线的核心需求，更是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前提基础。

取经过程中，当老方丈将袈裟披在蛤蟆精身上并端来饭菜时，蛤蟆精哽咽道“从来都是我给大王做饭”，它们第一次尝到尊严的滋味。这是需求转向的关键转折点。袈裟并非物质利益，而是“被认可、被尊重”的社会符号，让蛤蟆精第一次脱离“工具性身份”，感受到“作为独立个体被善待”的归属与尊严。路过北张村，它们帮村民打败了老鼠精。当村民送上“盖世英雄”锦旗时，它们感受到了“被

需要”的价值。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体现，当物质生存得到保障后，人会本能追求“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平等与尊重”，如同人民在解决温饱后，开始追求公平的就业机会、平等的社会待遇，本质都是“从‘生存型人’向‘社会型人’的本质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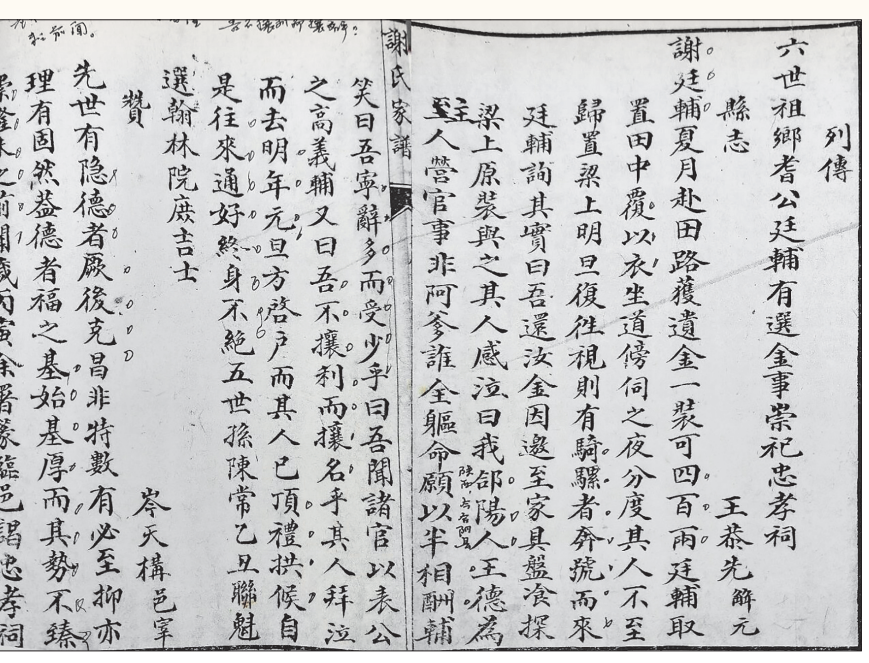
当它们抵达小雷音寺时，黄眉大王抛出橄榄枝，邀请其留下来当四大金刚，分享唐僧肉。起初它们是有动摇的，本质是“被外部规则、利益裹挟”；但后期它们拒绝黄眉的反派收编，展现的是内心的自我认同和对善良、正义等精神价值的坚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核心是“人摆脱外在束缚（如剥削、异化、工具化），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总之，《浪浪山小妖怪》以水墨动画为载体，构建了一个充满哲学思辨的人民史观。《浪浪山小妖怪》与人民史观的契合，本质上是“底层叙事”与“理论真理”的共鸣，承认每个“小猪妖”的价值，尊重每个普通人的诉求，坚信“人民的力量”终将推动历史向更公平、更美好的方向前进。



河东记札

清代临晋谢家
家谱记载“拾金还主”善行考



▲《谢氏家谱》局部

□许琛

在临猗县临晋镇云冲村传承的乡村记忆中，清代谢陈常因登科入仕、官拜翰林最为人们熟知。然而，在这段光辉的家族史之前，他的五世祖——谢廷辅，就以一

段拾金不昧的往事，为后世子孙奠定了坚固的精神基石。

查阅云冲村《谢氏家谱》，这段“田中拾金”的故事被郑重写在卷首。族谱编修者的选择，彰显了这个家族最愿意传达给后人的意图，是一脉家风的源头。

夏日赴田 路拾遗金

某年夏日，谢廷辅清晨赴田，在途中拾得一袋银两，有四百两之多。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财物，他不贪不占，而是将银袋放在原地，用衣物遮盖，自己则在路旁守候，等待失主前来寻回，自晨至暮，都不曾离开。

直到深夜，见再无人来寻，他便暂将银袋带回家中，悬于梁上，翌日一早又回原地守候。

失主慌至 原物奉还

第二日清晨，一个骑着骡子的人“奔嚎而来”，边行边呼。谢廷辅询问其来历，对照细节，确认银袋确为此人遗失。他不仅将银袋完璧归还，还邀失主回家，设食以慰路途劳顿，既安其身，也平其心。

来者名王德，合阳县人，奉命为主人办理公事，失金之事责任重大，几乎危及性命，因此欣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拒金辞名 品格自成

王德的银子失而复得，感激万分，表示愿拿出其中一半表示感谢，谢廷辅笑言：“吾宁辞多而受少乎？”断然拒绝。王

德又欲上报官府，以彰其高义。谢廷辅再言：“吾不攘利而攘名乎。”声誉之利亦不受。财物不能动其心，声名不能摇其志，物质奖赏和精神奖励都不能动摇他的本心，可见这种善举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品格力量。

以德结缘 以义传家

分别时，王德拜泣而去。第二年元旦，王德特意赶来谢家门前叩拜致谢，从此两家往来不绝，两人的友谊也延续一生。

这段故事的最后写着“五世孙陈常乙丑联魁选翰林院庶吉士”，谢廷辅五世孙谢陈常，于乙丑科联魁登第，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源自古人对家风传承的深刻洞察，最宝贵的传承，从来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品行与家风。

家风之力 深远持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谢廷辅田中拾金、拒财辞名、淡泊名利、坚守本心的行为，正是这种优良家风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构建社会和谐基石，这种影响润物无声，却能够跨越百年。后人所取得的成就，恰似天道对善行无声的褒奖。